晚清小說的譴責意義

林瑞明

晚清是中國充滿內憂外患矛盾重重的危機世代。在如此巨大的轉型期中，感時憂國之士，從各種不同的角度，呼籲做種種的變革。由龔自珍、魏源、康有爲、譚嗣同、梁啓超、孫中山、章炳麟……等人的言論，

可以看出近代歷史掙扎的脈絡，反映了時代前進的痕跡。研究中國近代史，自然可從思想家先覺性的見解，加以闡釋討論，以深入了解時代的變化。

依照賴菲爾特（R. Redfield）的理論，認爲在一文化傳統之中，有屬於「深思少數人」（reflective few）的「大傳統」（great tradition）以及「不思的多數人」（unreflective many）的「小傳統」（little tradition），雙雙並存於社會。（註一）

思想家的深刻見解，無疑是屬於「大傳統」之下的聲浪，影響當代的知識分子及歷史的發展，有着深遠的貢獻。

然而在「大傳統」和「小傳統」之間，實有賴於中間一層的文化傳播者，來廣泛影響社會羣衆，文人作家就是扮演了這樣的角色。他們在歷史的進程中，亦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。

向來中國的倫常觀念，以父子的關係，推衍成君臣的倫理結構，再經由政治運作，成爲臣民的上下之分，這可由往昔稱州縣爲父母官得到明證。如果處於昇平盛世，在父家長制的權威之下，皇帝等於全國的家長，各級官吏等於每級家長，以這樣的道德支柱，可以長期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。

滿清雖是外來的征服王朝（Dynasty of Conquest），前期不管是採取高壓、懷柔或者恩威並濟的手段，只要吏治澄明，大致卽可由倫理的道德支柱來達成具有效力的統治。這時漢人以種族主義煽動引發的叛變，終究是局部性的。

道光以降，由於鴉片走私所招致的賄賂公行，招致官僚階層生活上的腐敗與道德的墮落，使得皇帝及其官吏，喪失其支配力，父家長制的權威，漸形失墜（註二）；又由於一連串的對外戰爭之失敗，割地賠款，簽訂不平等條約連連不絕，更加造成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疏離感（Sense of alienation）。國家的積弱不振，社會的黑暗，皆歸之於政府的腐敗，官場形形色色也就成爲取笑嘲諷的對象。

近世文學思潮顯示，每當國家處於危急存亡之秋，就會大量產生反映現實的作品。晚清「小說界革命」的出現，是一重要的里程碑，從此小說調整爲批評社會的利器。一方面傳達了民間的心聲，一方面新思潮亦經由通俗小說的傳播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一股新

力量。

譴責小說的擡頭，上承「儒林外史」的諷刺性，將焦點對準於當代社會的諸般現象，加以揭穿、抨擊、譴責。再次標示着滿清的統治已是病入膏肓，逐漸趨於尾聲的階段。這是文學改良運動下「小說界革命」的直接成果，深具歷史意義。

「官場現形記」、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、「老殘遊記」、「孽海花」的作者，李寶嘉、吳沃堯、劉鶚、曾樸等人處身於滿清王朝崩潰前的掙扎時代，以及帝國主義侵逼的危急聲中，他們以憤激的心情，抨擊當朝官吏的昏庸無能，暴露了社會的黑暗面，反映了時代的動亂，在「孽海花」中甚至明白提出了對革命的企盼，自由的渴望。前三書多少帶有改良主義的色彩，「孽海花」則已遠遠的走在時代的前端了。

整體看來，譴責小說正是一組滿清統治王朝腐敗政制崩潰前的輓歌。這些作品能够於當時風行，顯示背後必有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之存在與支撐。由於這是來自於民間的訊息，所以更值得重視。

以作品的藝術性而言，譴責小說在結構方面，常失之於剪裁，人物刻劃除了極少數主要角色，能給予讀者深刻印象，大多數的描寫都過於類型化，顯得極爲刻板單調，這是有其原因存在的。在一個社會文化變遷劇烈的世代，譴責小說的作家普遍瀰漫着一種社會焦慮感（Social anxiety），使得他們無法冷靜下來寫作，反是一味盡情誇張嘲弄，因此他們的小說在藝術上達不到收斂的效果；又由於在報刊雜誌趕時間發表，更無暇仔細經營，所以常常首尾不相應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雖有精彩的片斷，但從全書衡量，大都無法够得上是一流的作品。

鄭振鐸對於譴責小說從另一角度加以批評云：

> 沒有一部偉大的上等的小說是專以揭發人的隱事，人間的黑幕爲他的目的的。沒有一個偉大的上流的小說家是持冷笑的、嘲罵的態度來敍寫他的人物的。（註三）

就文學的要求，譴責小說有種種的缺陷在，吾人大抵同意鄭氏的看法；然從歷史著眼，大可跨越文學本身的藝術性，專注於作品產生的原因及影響。在晚清那樣動盪不安、人心求變的時代裏，「小說界革命

」以來大力强調文學的社會作用，影響所及，普遍以小說作爲社會改良的利器。譴責小說作家是晚清社會的見證者，他們由現實社會尋找小說的材料，深挖黑暗的一面，寫出來的作品，對於時代與社會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意識，這是其積極價值之所在。

在滿清政府逐漸崩潰的過程中，維新派的人士試圖以改良主義來挽救，另外又有一群激烈的革命者或於海外，或於秘密社會中，企圖以革命的方式來全盤改造舊社會。維新改良的呼籲一時容易吸引社會大衆的同情，革命者的聲音早期只能於社會中秘密流傳。在這段宣傳爭取羣衆的期間，富於進步意識的作家，介於兩者之間扮演了獨特的角色。

從李寶嘉、吳沃堯的生平經歷，可以看出他們與滿清王朝保持一定的距離；劉鶚是個洋務運動的人士，加上他的太谷學派的中庸思想，使他採取的方式，不同於時，他批評康梁，也批評「北拳南革」；曾樸雖然從事於早期的憲政運動，但內心傾向革命。他們於上海靠着租界的保障，加上作家的社會良心，使他們以文學作品的公開方式，深入挖掘社會的黑暗，譴責官僚的無能，而終觸及滿清政府的腐敗。李寶嘉於「官場現形記」，大力批評社會大衆迷戀科舉功名，普遍存在着「做官熱」，藉着對於貪官污吏的冷嘲熱諷，使人看到官場的眞面目，深究其意則反映出清廷無力整頓吏治，已近乎窮途末路；吳沃堯於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，反對宗法道德下的虛僞形貌，反帝國主義的侵略，對於旗人的諷刺，其間潛藏着反滿思想；以上兩書，對於營兵儒怯，均曾刻意加以描寫，呈現出清廷武力的薄弱，已不足以支撐殘局；劉鶚於「老殘遊記」，遊歷民間，同情百姓受苦，進一步譴責「清官可恨」，揭露出酷吏的殘暴不仁，認爲這樣的官吏「守一府則一府傷，撫一省則一省殘，宰天下則天下死」（第六回）；曾樸於「孽海花」中更是充滿了對自由的渴望，不但批判了舊社會的官僚，且正面描寫革命黨人的活動，意味着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。這些小說透過具體的情節，反覆表現出其關心的主題，一書出版即風行於世，遠較嚴肅的文字更容易深入打動人心。

譴責小說風氣影響所及，於作家羣中遂產生大量模仿的作品。周樹人曾對此表示意見云：

此外抉摘社會弊惡自命，撰作此類小說者尙多，顧什九學步前數更，而甚不逮，徒作譙訶之文，轉無感人之力，旋生旋滅，亦多不完。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，等于謗書；又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，則遂墮落而爲「黑幕小說」。（註四）

周氏稱此類作品墮落爲「黑幕小說」，其實不可一概而論，尤其是以「現形記」或「怪現狀」爲題的小說，其中有一部分仍是延續譴責小說而來，反映社會諸般現象，流傳於民間，造成風潮，增加了譴責小說的聲勢。

由於譴責小說的風行，使得社會大衆愈加感觸處身於一個黑暗的社會，而之所以落到這樣的局面，清廷吏治不修是不能辭其咎的，由是對於滿清統治階層愈來愈疏離。當革命宣傳文字仍然處於少量秘密流傳的階段，或者民間猶存着革命是「洪水猛獸」的觀念時，譴責小說無疑是其先導之聲，在萎靡的社會中喚醒民衆，鼓盪起不平之心，結果當社會普遍發生認同危機的時候，滿清政府的社會基礎，因之遭到嚴重的侵蝕。這種情形隨着時代的推衍，愈加顯明，維新圖治以至於革命救國的願望，終於造成普遍的要求。

就此而論，卽使帶有改良主義色彩的作品，皆是危機時代的警聲，亦間接助長了革命勢力的增進，這可說是像劉鶚批評「北拳南革」，認爲這些勢力都是阿修羅的部下，所未能預料得到的結果。

胡適對於譴責小說所造成的影響，曾給予一相當客觀的評價云：

> 譴責小說雖有淺薄、顯露、溢情種種短處，然他們確能表示當日社會的反省的態度，責己的態度，這種態度是社會改革的先聲。人必須自己承認有病，方才肯延醫服藥，故譴責小說暴揚一國的種種黑暗，種種腐敗，還不失爲國家將興，社會改革的氣象。（註五）

胡適的這番話是針對整個國家、民族的前途而言。整體看來，譴責小說作家大都是舊社會裏醒覺的知識分子，腐敗現象的批評者。他們處身於變革的時代，由於印刷與新聞事業的漸趨發達，在「小說界革命」強調文學的實用論之潮流下，充分將小說植根於現

實環境，以文學來啓蒙民智，改良社會。在這些作品裏，難免亦呈現出一些時代病，然而大體而言，吾人可將譴責小說視之爲政治氣候的風向儀，標示着腐敗的滿清政權即將結束，新時代已在一片黑暗中透露出希望的曙光，這種景象尤其可在「孽海花」一書得到充分肯定的印證。

附註：

註一：Robert Redfield:"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",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56 PP. 40-41.

註二：參見余精一「中國農業社會史論」（臺北，古亭，五十九年六月），社會學者鄧初民之論，頁四三〇。

註三：鄭振鐸「中國文學研究新編」（臺北，明倫，六十四年四月），頁一二〇〇。

註四：周樹人「中國小說史略」（臺北，明倫，五十八年五月），頁三一二。

註五：胡適亞東版「官場現形記序」，收於「胡適文存」（臺北，遠東，四十二年十二月），第三冊，頁五二八。

擺在辦公桌上不會臉紅的雜誌

追求新知、提高素質格調、增強工作能力，是現代人積極進取的努力方向，而從閱讀雜誌，可以分辨每個人努力成果的高下。什麼樣的人看什麼樣的雜誌，是有高度相關的，從一個人所經常閱讀的那一類型雜誌，可以看出他的身分、水準和素質格調。

環球經濟是屬於老闆、學者、專家之流，有水準有深度的人看的雜誌，看環球經濟使你倍感驕傲，引以爲榮。把環球經濟經常擺在你的辦公桌上，不但可以隨時供給你工作上實用的參考，而且它所代表的社會地位象徵，會使你在面對屬下和來訪的朋友之際，信心十足，永遠不會感到臉紅。

零　售／每冊新台幣30元
長期訂閱／半年新台幣350元
全年新台幣630元

長期訂閱可以免除售價調整影響
敬請利用各地郵局郵政劃撥第
152669號本社帳戶或以劃線支票或
匯票寄環球經濟社收

環球經濟社　社址：台北市館前路59號泰安大樓7樓 電話：(02)3118396 3118519
高雄分社：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街492號　電話：(07)2614156~7

中華民國68年12月25日創刊（每隔週星期一出版　全年26期）